

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及中国南部的一些周边国家。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汉藏语的研究逐步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68年首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以来,至今已开过27届。这每年一届的会议从开头只有10来个人参加到近10多年每年至少百人以上,规模越来越大,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近几年另一个国际汉语学术讨论会也已开过16次。另一个原因是近几十年汉藏语系语言或方田野调查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著作,公布了相当丰富的新材料,大大推动了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在汉藏语系研究诸多问题中,汉藏语的谱系分类问题一直是中心话题之一。

一、关于汉藏语分类的几种主要观点

主要有3种:第一,本世纪三十年代,李方桂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年鉴,第一次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全面分类,他对汉藏语分类的基本框架是包括汉语、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他的这一分类意见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国的语言和方言》(载美国《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1973)一文中作了更全面的论述。此前,Grierson在印度语言调查一书中也曾提到藏汉语系(Tibeto-Chinese Family),下面包括两个语族,一个是藏缅语族(Tibeto-Burman),另一个是台汉语族(Siamese Chinese)。建国初期,罗常培、傅懋勣联名著文,进一步肯定了李方桂的分类意见,并对汉藏语系下属四个语族所属的语支、语言及其特点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1974年,谢飞(Robert Shafer)在他所著《汉藏语导论》这一巨著中,用地图说明了汉藏语系包括巴尔(Baric)、藏(Bodic)、缅(Burmic)、台(Daic)、汉(Sinitic)、苗(Miao)6个语族。但是在该图的小注中他却说:“苗不是汉藏语系,但也许与汉藏语系关系很远。”他的分类表中实际上排除了苗瑶语族,而在正文论述中,大部分篇幅论述藏缅各支系的关系,可见他对汉藏语系的分类意见处在不稳定状态。

国内学者多数接受李方桂、罗常培、傅懋勣等人的分类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语言文字卷和民族卷都有汉藏语系条目,分类的大框架基本一致。近几年出版的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上、下)的分类框架也大体一致。

第二、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在他所著《汉藏语言概论》一书中,提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语两个语族。他的另一本专著《澳台语系:语言和文化》中,把这个语系分为三个语族:1.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简称AN),2. 加岱语族(Kadai,简称KD),3. 苗瑶语族(Miao-Yao,简称MY),白保罗所指的加岱,实际上是与李方桂等分类中的壮侗语族所包括的主要语言大体一致。这里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壮侗(或称加岱)、瑶这两个语族究竟属汉藏语系还是属澳台语系。白保罗的观点发表以后,得到西方语言学界的普遍肯定,首先响应的是美国的James A. Matisoff,他在编辑白保罗所著《汉藏语言概论》时作了近500个注,在汉藏语言分类法一节之后,编者加了第15注,指出:“显然由于过分强调诸如单音节化、声调系统这些一般特征,结果就形成了过去那种包罗万象的‘印度支那语系’的分类法,在所谓

‘印度支那语系’分类法里,台语、苗瑶语,有时甚至孟高棉语都同藏缅语、克伦语和汉语混作一团。”在他后来所著《汉藏语言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把白保罗的分类法称为狭义的观点,把李方桂等的分类法称为广义的观点。但实际上在他“汉藏语系的组成部分”一节,仅包括汉语和藏缅语两大部分。近10多年来,在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藏语系分类最一般的看法是包括汉语和藏缅语两大语族。白保罗的观点在国内一些学者中得到部分赞同。1983年,罗美珍在《民族语文》发表《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中肯定操台语的先民原属马来人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为操汉藏母语的人所同化,放弃了原始马来语,使用汉藏母语,原始马来语只是作为一种残存现象或者作为“底层”在地区性的汉藏母语中保存下来。之后她又发表了“二论”、“三论”台语的系属问题,进一步阐发她的基本观点。倪大白在《侗台语概论》一书中对此问题也作了类似的论述。

第三,九十年代以来,法国学者 Laurent Sagart 提出汉语和澳泰语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他在1990年在美国得克萨斯举行的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上,发表《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的论文,之后,他曾作过多次学术讲演和发表多篇论文,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有相当一批同源词,声、韵及调有严谨的对应关系。赞同他这一观点的有中国南开大学的邢公畹教授,他还进一步提出这样的假设:“在人类语言史上有两支规模最大的语系:一支从南向北延伸,叫做印度欧罗巴语系;一支从北向南延伸,叫做汉藏泰澳语系。”

以上是涉及汉藏语系本身分类的三种不同观点,从包括的内容和分类的规模来看,白保罗的最小,李方桂等的居中,邢公畹的最大。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分类的层次和所用术语问题。国内传统采用语系—语族—语支—语言共4个层次,但由于语言众多,差别大,用4个层次远不能解决问题,各家所用术语英、汉、日等均不一致,在讨论时影响彼此对客观分类的理解。首先谢飞的汉藏语导论一书中提出多层分类,在26届(大阪)国际汉藏语会议上,有人建议汉藏语系分类的层次及术语统一如下:

语系(Stock)	日语用语派	语团(Group)	日语用语支、语组
语族(Family)	日语用语系	语组(Unit)	日语用语团、语支
语群(Division)	日语同	语言(Language)	日语用言语
语支(Branch)	日语用语组、语支、语团		

至于语族下面语支、语言的分类,则更是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尤其是近10多年内,国际国内田野调查有不少新发现、新收获,例如在壮侗语族内新增仡央语支,包括新发现的7种语言;在藏缅语族内新增羌语支,包括新发现的9种语言,这些新材料的公布,引起国际汉藏语界的高度重视,使人们在分析认识新材料的同时,重新考虑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

二、关于汉藏语分类中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材料问题

在汉藏语分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区分同源关系和借用关系。Matisoff (1991)明确指出,在类型上,侗泰语的音位、语法都有很明显的汉语特色。二者都是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其句子结构很相似,都是 SVO 语序,语法化的动词都可用作介词。他认为,汉语和侗泰语的关系词没有包括大多数的核心词汇,之所以有一致关系,是因为在数千年的语言密切接触中,音位、语法、语义各方面都经历了大规模的“趋同化”。对于汉语与壮侗、苗瑶等语言中调类一致问题,他解释说,随着人们对声调发生机制的进一步了解,已广泛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发生学上互不关联的语言各自可独立地产生声调。随着词汇的借入,声调系统可以容易地从一个语系扩散到另一个语系。比如,越南语在发生学上属于无声调的孟高棉语,但在汉语数千年的影响下,已经发展了一整套完整的声调系统。王辅世在《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则不同意将苗瑶语归入澳台

语或孟高棉语,他说,苗瑶语之所以被人们认为属于不同的三个语系。是因为苗瑶语和这三个语系的语言都有一些来源相同的词。要确定苗瑶语属哪个语系,就要看苗瑶语和哪个语系的语言真正同源的词多一些。在文中他列出一大批汉语和苗瑶语同源的词,并分析了声、韵、调的对应关系,最后他认为,苗瑶语和汉语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苗瑶语从汉语吸收借词或者汉语以苗瑶语吸收借词的关系,因此苗瑶语应属汉藏语系而不应属澳台语系。瞿霭堂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认为:象白保罗那样主张壮侗语言发生于南岛语、应归入南岛语系的学者,既解释不了壮侗语中哪怕是一小部分的汉藏语言同源词(假如凭科学态度不全部武断为借词的话),也解释不了壮侗语中既不同于南岛语言又不同于汉藏语言(假定壮侗语言不属汉藏语言)的固有语音,特别是语法特点,更没从理论上去解释属于南岛语言的壮侗语言是如何变成近似汉藏语言格局的,当然也不会去考虑把壮侗语言与多音节的南岛诸语言放在一个语系中是否匹配和恰当,对语言分类研究和语言关系研究有什么科学价值和积极意义。

不管持哪一种分类观点的学者,似乎对同源关系还是借用关系这个难题,都没有提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则提出,研究语言史构拟语言的谱系,既要看语言分化的一面,也要分析语言融合的一面。例如道布认为:“从理论方面看,语言的分化与融合,相反相成,它们的对立和统一贯穿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研究语言的历史,构拟语言的谱系,必须把分化与融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对语言之间关系的远近,只用发生学的材料是不足做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说明的。”陈宝亚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则根据 Swadesh 200词中第一百词(最核心的)和第二百词(次核心的)对南岛、南亚、汉、侗台四个语言集团进行比较,根据关系词的阶曲线,得出结论,认为侗台语与南岛的关系是发生学关系,与汉语言的关系是联盟关系,与南亚的关系是接触关系。但有人主张,语言影响可以改变类型,却改变不了谱系。

与同源词识别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原始母语的构拟问题。1984年,美国语言学家 Matisoff 在北京大学作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系列讲座时,其中有一讲的题目是:“构拟是鬼画符吗?”1989年戴庆厦在美国访问 Matisoff,就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与展望请他发表意见,他在谈到构拟问题时仍然认为,“整个构拟工作由于种种限制,本身就是一种暂时的假设。”但是构拟工作对于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构拟,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无从建立,语言演变规律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一个研究语言史的学者,不管他是否把他的构拟框架公诸于世,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有一套系统,那怕是不完整的、或不成熟的,否则他的研究是无目标的。我在1989年发表过一篇谈藏缅语构拟的文章,提出了构拟的一些原则:1. 必须以文献材料及口语材料作基础,在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语音对应规律,进而拟测它的原始形式,避免凭空臆断;2. 要确定同源关系,构拟的形式一定是有同源关系的词的语音形式,既要避免把貌似相同而实际上并不同源的词硬拉在一起,又要注意把语音形式差别很大、而实际上有同源关系的词撇在一边;3. 要解释同源词中主要语音现象的音变方式和变化规律,即构拟的语音形式和现实口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该语言的音变方向和变化途径,构拟时应能描绘出这种音变方向和途径;4. 要注意构拟的系统性,它不是一切材料的堆砌,要排除语音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非本质现象;5. 要注意语言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尽管如此,但一接触到具体语言的具体材料,仍然会产生一大堆问题。例如原始汉藏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构拟原始汉藏语语音系统时,是传统的声韵母分析法,还是元辅音分析法?从已知的上古、中古汉语语音系统都采用声韵母分析法,但白保罗在他的汉藏语概论中只拟测了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并未构拟声类和韵类。Matisoff 构拟的原始藏缅语框架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从藏文的拼音结构而来的,也是从元辅音出发的。那么这两种框架的利弊得失如何?哪一种更接近客

观语言事实。原始汉藏语的语音系统是什么样子?是十分庞杂的声类系统和韵类系统,还是比较简单的?

原始汉藏语构拟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构拟汉藏语的形态。原始汉藏语的语法结构和特点是什么?对此,罗仁地认为,“缅彝语支的典型简单形态(如拉祜语)比较接近于原始藏缅语的语法关系系统”。(LaPolla,1992)可是目前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被认为与汉语发生学关系最密切的藏缅语里,有十分丰富的前缀和后缀,由它构成了名词、代词、动词等十分丰富的语法范畴。构成这些范畴的词缀可以从7世纪的藏文和现代较保守的藏缅语族语言或方言中找到充分证据。这些词缀系统在亲属语言中(那怕分化时间已有2500—3000年以上的语言)可以找到明显的同源对应形式。即使被认为典型简单形态的彝语里,也明显存在一些与亲属语言相对应的语法形式的残迹。Matisoff(1991)则认为:“现代词缀可以看成是以前表意义的、成音节的有意义的词根语素缩减后的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由实词词根经过语法化演变而成的词缀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为什么分化久远不同支系里的藏缅语要同时创新这种有同源关系的词缀。这些词缀与汉语的关系如何?从另一方面看,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语法结构为何与汉语如此接近?它们如果在发生学上没有关系,而是长期接触、深刻影响的结果,那么与汉语同样有接触关系的藏缅语族语言,为什么又和汉语的结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原始汉藏语构拟中再一个问题是方法和材料问题。Matisoff认为“由于历史母语的构拟本身是相当复杂、困难的,也是缺乏肯定性的,因而一般有个共识,即从低的语言层次开始。就是说先比较亲属关系非常接近的语群,构拟出一个母语来,然后往亲属树上挪一层,求出上一层的母语,之后逐步往上推,最后求出这个语系的共同母语。”但有些学者如白保罗,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使用的是一种比较大胆的构拟策略,叫“远程构拟法”(teleoreconstruction),即是直接跳到构拟目标的方法,一开始就比较差别相当大的语言,直接构拟他们的原始共同语。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种方法论都是有效的,而且都是必要的。”(马蒂索夫,1990)日本学者西义郎 Nishi Y. (1994)则主张先从低层次的构拟做起,他在26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个人赞赏为低层次构拟做出贡献的人,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藏缅语每个较小的语支构拟方面。”孙宏开在该大会发言中也指出:原始共同语的构拟,应建立在对丰富文献和口语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历史、深层文化特征、考古等方面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推敲。我认为,中层次的构拟应建立在低层次构拟的基础上,至少应该有几个支撑点,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即使抓到一些类似的东西,那只能是形似,而不可能是神似,只会在接触影响、类型相似、巧合等方面扯皮,谁也说服不了谁。除了上面说的层次构拟方法外,我还主张专题构拟,即对不同层次的语言中某一语言现象(语音、语法、词族和语义网络等)进行专题构拟,当然这种专题应是整个框架中的一部分,像整个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这样积小专题成大专题。如果我们在10个、20个、50个、100个专题中论证了汉藏语系确实有许多共同特征,不仅是同源词,而且语音演变的脉络也十分清楚,语法上也有不少同源特征,语义网络的变化也能缕得很清楚,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汉藏语系已不是一种假设,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客观存在。

三、一点建议

中国是汉藏语系的故乡,中国学者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应该有发言权。我并不反对作宏观研究,也不反对进行远程构拟,我只是认为,汉藏语系语言的综合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做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从材料积累和整理做起。在26届国际汉藏语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我曾提过这样的建议,即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作历史比较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多

国外语言学

注意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也希望研究汉语史的专家学者们,注意一下同语系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材料和成果。原始汉藏语的构拟,汉藏语系的论证工作,要靠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参 考 文 献

- 陈保亚:1994,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道布:1991,第二步战略目标与民族语文研究,民族语文,第5期,1—4页。
- 梁敏:1990,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第6期,1—8页。
- 罗常培、傅懋勣:1954,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国语文,第3期。
- 罗美珍:1983,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第2期,30—40页。
- :1994,三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第6期,1—11页。
- 马蒂索夫:1990,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与展望,民族语文,第1期,1—8页。
- 马学良:1991,汉藏语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倪大白:1990,侗台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孙宏开:1982,羌语支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89—224页。
- :1988,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东亚的语言和历史,纪念西田龙雄60诞辰文集,日本松香堂。
- :1989,原始藏缅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民族语文,12—25页。
- 王辅世:1986,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第1期,1—18页。
- 王辅世、毛宗武:1995,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喜饶嘉措:1991,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民族语文,第4期,11—22页。
- 邢公畹:1991,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第3期,1—14页。
- :1991,汉语南岛语声母的对应,——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第4期。
- :1991,汉语南岛语声母及韵尾辅音的对应,——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第5期,13—25页。
- 严学宥:1979,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江汉语言学丛刊,武汉,7—17页。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5, *Austro-T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Press.
- Egerod Søren C: 1974, Sino-Tibetan Language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16: 796—906.
- Grierson G. A.: 1927,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1, Part 1. Introductory. Calcutta, India.
- LaPolla Rendy: 1992,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BSOAS*, 54. 2.
- Li, Fang-Kuei: 1938—45, Languages and Dialects, *Chinese year book*, 1938—9: 43—51; 1944—5: 132—3.
- :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 1—13, Berkeley.
- Matisoff James A.: 1991,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0, p. 469—504.
- Nishi Tatsuo: 1994, A personal view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Osaka Japan.
- Nishi Yoshio: 1994, An overview of arguments about pronominalization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Osaka, Japan.
- Shafer, Robert: 1974,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Germany.

通讯地址: 100081 北京白石桥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